

〈偽單身放風計畫〉

「你該不會在大稻埕？」

我在慈聖宮旁的小巷停妥車，剛掛好安全帽，就收到妹妹的訊息，嚇了一跳。那天是通識課的最後一回。我為課程做了個總結，再次提醒期末報告的繳交時間，就放學生下課。午後的陽光正好。雖已近冬至，但距離天黑還有一段時間。

課程結束了，卻還有許多待辦事項在排隊。走回研究室的路上，我在腦中快速盤點待會要到國圖印的資料。年底提計畫的時間就要到了，又有許多學生的論文要口考。但前陣子諸事不順，也提醒明年犯太歲的我，得找個空檔去一趟慈聖宮。哎呀年末很忙呢。但想到妻昨天有事回娘家，今天只剩一人晚餐——擇期不如撞日，索性趁著陽光到大稻埕拜拜兼放風，繞去哪吃點東西，再到國圖待到閉館，重溫單身漢放任自由的生活也不賴。這完美的計畫，豈知在第一站就被抓包了。「吼都不能做壞事啦。妳在哪看到我？」

妹妹回訊說她只是隨口問問，沒想到真的在。

「我要去慈聖宮拜拜點燈。要一起嗎？」

「好啊。」

我們兄妹倆北上這麼多年，在路口巧遇，還是第一次。妹妹提著行李落腳淡水水源街時，我已經大四了，住在濱江市場旁的男子宿舍。雖然不能算近，但畢竟兄妹同在異鄉，也盡量找機會相見。見面時我們總喜歡打電話回家，讓老媽知道我們在一起。考上碩班後，我搬到溫州街、大學口一帶。那時我有家教工作。妹妹來若是遇上發薪日，就帶她去吃一頓好料的。碩班畢業，我回台南服役，留妹妹一個人在台北讀研究所。幾次有事北上，就到她賃居的小套房打地舖聊天，順便幫她論文咪挺。博士班我再度回到台北。學校在文山區，但木柵太潮溼了，我不喜歡，於是與妹妹在永和租房子同住，第二年還養了一隻貓。那時妹妹正畢業準備踏入職場。記得面試前，我還帶她去挑了幾件看起來正式點的衣服。五年後，妹妹在慢跑社團遇見了愛人，嫁去三重埔。其間，我申請計畫飛去東京做研究，待了幾個月，又回永和寫博士論文。

後來，又過了五年，我結婚了，也有了學校的工作。

倏忽二十餘年過去，我們都是中年人了。

回訊幾分鐘後，妹妹一身黑色運動勁裝，現身在對面路口。穿越馬路時，她紮起的馬尾在棒球帽後輕快擺動。

「妳今天不用上班？」

「我下午請特休去健身房，順便去行天宮求籤。然後來大橋頭按摩。」

「哦我問了工作。大凶。」妹妹說。

遇見心煩的事往行天宮跑，是我在大學宿舍生活養成的習慣。入學的第一個冬天，幾位室友聊起近期的衰事，覺得似有一股不祥之氣籠罩男二舍，隔壁房的同學也喊聲附和。「不然去行天宮給阿婆收驚吧。」學長說。「宿舍近濱江市場與榮星花園。人多。過去是殯儀館。然後是行天宮。你們看哦。」他拿出地圖。「人間，冥界，神域，都在一條路上。」依著學長指示，很快地我們就組成收驚小隊五、六人，從宿舍出發。我們穿過市場的人流與花園，路過冥界，然後跨過行天宮的門檻，進入神的領域。拜亭前，藍衣阿婆們的收驚服務開了好幾線，宛若大規模的義診。我們怯怯地加入隊伍尾端，觀察前頭儀式的進行。輪到我時，阿婆先詢問姓名，用香炷在頭頂、前胸、後背以及兩肩來回揮動，念念有詞，最後以「平安」作結，我也合十道謝。待幾位室友都完成儀式，我們帶著也許已被稍稍安頓的三魂七魄，再次路過冥界，回到煩擾的人間。

我也不知道收驚是否有效。但三年後妹妹來到台北時，我也帶她來給阿婆用香炷繞一繞，當做入籍儀式。她第一次工作面試前，記得我們也來這裡祈求一切順利。

問事抽到大凶，妹妹似乎有些在意。我說，待會可以問問媽祖娘娘。

「問過恩主公又問媽祖會不會很沒禮貌？」

「不會啦，祂們人很好。不然妳跟著我拜拜祈福就好。」

我向櫃台買了兩套香燭金紙，到一旁點香。然後帶著妹妹，從主殿的天公爐、天上聖母，西廂房的觀音佛祖、三寶佛、註生娘娘，東廂房的文昌帝君、關聖帝君、福德正神、月老、虎爺、太歲爺，到後院的龍井公全部拜了一輪。最後，我們回到主殿點燈。妹妹說她沒來過慈聖宮，只記得我的 Facebook 很常在這裡打卡。「其實我最初也只是論文寫煩了，騎車亂晃，到廟前吃東西啊。」我說。「但只吃不拜，總覺得似乎對神明有些不敬。後來乾脆定期來向眾神報告博

論進度，順便祈求全家和樂健康。」

廟務用硬筆正楷，將我的姓名、生辰、地址一筆一畫謄在登記簿上。輪到妹妹時，她說不太確定自己什麼時候出生。我說好像是半夜十一點多。

「是哦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我是妳哥啊。媽說妳在她肚子裡拖了很久，她很痛。」

廟務快速工整地在簿子上寫下子時。

「晚上要一起吃飯嗎？老婆回娘家了。」

「你欺負人家哦。」

「哪有。走啦吃晚餐。看妳有什麼願望。」

妹妹說好。小孩公婆會去接，她只要在七點前買便當回家就好。

「好久沒吃薑母鴨了。」妹妹許願。這東西老公小孩都沒興趣，又無法一個人吃。我提議乾脆升級紅蟳薑母鴨，行天宮附近有一家。「兄妹巧遇吃大餐，理由十分正當。而且老婆不在。」我說。

她不太熟練地跨上我的摩托車後座，笑得很開心，像是要一起去幹什麼壞事。

妹妹已是兩個孩子的媽了。想想已經很多年沒有這樣騎車載她。

「你記得以前你騎車從台大還是哪裡載我回淡水嗎？」

「我有這麼閒？超遠欸。」

「有啦有一次。但你後來大概都只載妹。」

我笑笑沒有說話。雖然我喜歡騎車亂跑，但送她回遠得要命的淡水，如今想起來真是不可思議。而且我還得一個人再騎回台北市區。那是年輕時才有的不計成本的浪漫吧。

但是我也沒有想到，二十多年後，中年已婚的我們還會這樣騎摩托車穿過大稻

埕的小巷，晃蕩在靠近下班時間、車多了起來的民生東路慢車道。號誌燈讓我們走走停停，卻沒有打壞偽單身放風計畫的高昂興致。我們穿越松江路準備待轉。往北不遠，就是行天宮了。望著眼前這段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一起走過的路，我忍不住想：最一開始也許是我照顧妹妹，但她出社會工作以後，其實是她照顧我比較多。我博班讀太久，收入不穩定，不時得靠她應急。她了解。所以一直不太計較。雖然偶爾還是難免抱怨。我也知道這個哥哥不太有用。但聽到脫口而出的話，還是覺得受傷。爸曾私下跟我說：以後你有工作，自己要主動多出一點。知道啦，我說。我一直都知道。

妹妹婚後不久，媽就過世了。不知不覺中，我似乎扮演起某種「娘家台北支部」的奇妙角色。有一天早上我收到她的訊息，問我睡醒沒？能不能帶早餐來找我一起吃？我說好啊。我剛從東京返台不久，在永和重新落腳。不久，她就穿著OL裝、拎著早餐出現在我套房門口。「妳穿這樣跑來找我吃早餐？」我疑惑。「我本來要去上班啊。」妹妹說。「但出門後不知為何覺得很累，臨時決定請假，可是也不想回婆家。」原來如此，歡迎光臨。正好當做入厝趴。用過早餐以後，她說好睏，問我的床能不能借她躺。可以啊我說。「不過妳要等我一下。沒有枕頭不好睡。我出門買。」但我錢包只有兩百塊。懶得繞路去領，我回頭對她做個賴皮的鬼臉。妹妹很乾脆地掏了張千元鈔給我。半小時後枕頭買回來了。然而她已睡到不省人事，喊她也沒反應。原來工作與結婚是這麼累人的事啊。我心想。過了午餐時間，妹妹終於醒來。「好睡嗎？」她說還可以。「不過你這間旅館好貴。入住還得自備早餐與枕頭。」

當媽之後，妹妹偶爾也來找我。她大方請假，把小孩寄在托嬰中心，就到我的套房講垃圾話、躺她贊助的枕頭。每次我說小孩可愛，她都說你喜歡就送給你養，不用急著還我。寫博論期間，書與資料愈堆愈多，房間能躺的地方愈來愈少，變成了膠囊旅館。「服務不好請見諒。」我說。但妹妹不太在意。能夠暫時拋棄工作、小孩、丈夫與公婆窩在這裡，度過彷彿單身的兩、三個小時，似乎就足夠了。

媽在世時，我曾問她年輕時有沒有什麼夢想？她說把你們兄妹照顧好就是我的夢想啦。當時聽她這麼說，我心疼不已。她應該也有很多自己想去的、想做的事吧。如今她自由自在了。雖然我們一直帶著她的照片四處移動，也把她放在心裡。

不用打電話，她應該知道我們兄妹今天相聚了吧。

抵達薑母鴨店時正好五點。內場已大致就緒，櫃台也站了兩、三個人候位。輪到我們時，帶位人員說沒有訂位只能幫您安排在空檔可以嗎？最晚吃到六點

半。此時妹妹的電話響了。幼稚園老師打來說弟弟玩的時候脖子扭到了，一直哇哇大哭。

「怎麼樣？要趕回去嗎？」

「應該不用啦。」妹妹說。「不過我們只吃一個小時可以嗎？六點走。」

我看著店員熟練地用鐵鉗送來碳火盆，擺上陶甕，思考了一下妹妹剛才的沉穩。她低著頭，似乎正在傳訊息交代事情。不一會，甕裡的湯汁已洶湧沸騰，升起白煙。店內幾乎要坐滿了，櫃台電話也響個不停。彌漫的煙霧中，我們舉蘋果西打乾杯。

「歹勢啦，讓你吃這麼趕。」妹妹說。

我們對視苦笑。

冬令進補的旺季，我們用一甕滾燙的薑母鴨，外加一隻蟹黃飽滿的紅蟳，總結這趟不期而遇、又臨時起意的偽單身放風計畫。六點鐘的民權東路擁擠不堪。公車牛步，計程車也不好攔。我載妹妹走了一段，放她在捷運站下車，互道保重後解散。然後獨自左轉林森北，脫離往三重埔的可怕車陣，直奔在夜色裡燈火通明的國家圖書館。